

長安志

〔宋〕宋敏求 撰

長安志圖

〔元〕李好文 撰

辛德勇 郎潔 點校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長安志 長安志圖

〔宋〕宋敏求 撰

〔元〕李好文 撰

辛德勇 郎 潔 點校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長安志·長安志圖 / 辛德勇, 郎潔點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80736 - 926 - 4

I. ①長… II. ①辛… ②郎… III. ①長安(歷史地名) - 地方史 IV. ①K294. 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30809 號

長安志·長安志圖

[宋]宋敏求 撰 [元]李好文 撰

辛德勇 郎 潔 點校

出版發行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陝西新華發行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號

電 話 (029)87205121

郵政編碼 710003

印 刷 西安永惠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張 20.375

字 數 36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 - 1000

標準書號 ISBN 978 - 7 - 80736 - 926 - 4

定 價 68.00 圓

網 址 <http://www.sqcbs.cn>

出版說明

長安志二十卷，北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圖三卷，元李好文撰。

宋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今河北趙縣）人。仁宗天聖二年，以父宋綬蔭官入仕，初授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復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事具宋史與東都事略本傳，以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錄之范鎮撰宋諫議敏求墓志。

敏求家富藏書，博學多識，歷任館閣校勘、修唐書編修官、仁宗實錄檢討官並同修起居注、史館修撰等有關著述的職事，除參與修撰唐書（即歐陽修、宋祁主持編修之所謂新唐書）和仁宗實錄，以及本人文集數種凡四十八卷之外，尚補修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錄一百四十八卷，編輯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二卷，輯錄石刻漢唐

間人詩一千一百三十篇爲寶刻叢章三十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所撰著書籍另有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二卷等。

此書爲古長安（今陝西西安）完整存世最早的志書，寫成於宋神宗熙寧八年、九年間，行世諸本卷首刊有趙彥若在熙寧九年二月撰寫的序文。清四庫館臣評述此書內容，謂：「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唐韋述西京記疎略不備，因更博採群籍，參校成書，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郵驛，以至風俗物產、宮室寺院，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司馬光嘗以爲考之韋記，其詳不啻十倍。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條）因將此書列置地理類古蹟之屬。實際上，作爲北宋中期修撰的一部地方志，書中所記，並非僅限於唐長安之古蹟，而是在立足於趙宋本朝地理的基礎上，溯及周秦漢唐各個時期的遺蹟和建置。

在現存宋代方志中，長安志成書時間較早。與唐代以來的州郡圖經相比，長安志突出體現了宋代新型方志的兩大特色：一是側重歷史古蹟，二是文化性明顯增強。出現這種情況，首先是由於仁宗慶曆以來學術風尚的變化，引發人們探索古代

器物、歷史遺迹和各地歷史文化的欲望。因此，宋敏求的長安志和先此所撰河南志，俱以側重記述往古「興廢遷徙」之蹟而著稱於時（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五河南志序）。顯而易見，宋敏求此書，對研究宋代以前特別是周秦漢唐時期的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區的地理和歷史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唐代的州郡圖經，都有地圖與文字相輔而行。記述以往的地理和古蹟，地圖的作用愈為重要。美中不足的是，宋敏求的長安志沒有配置地圖。有鑑於此，陝西諸道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好文，於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編著地圖三卷，並輔以文字記述，「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長安志圖卷首李好文序）。此長安志圖撰成之後，一直如李氏所願，附著於長安志書前以傳。惟清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闇昧，妄加揣測，誤以為是書本名應為長安圖記，並謂「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為一，世次紊越」，硬行將其拆分為兩書，「各著於錄」（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圖」條）。這種做法，明顯違背李好文的本意，理應予以更正。

傳世長安志版本，以明成化四年孟秋陝西郃陽書堂刻本最早。嘉靖十一年十月，西安知府李經重刻此書，也有印本存世。相互對比可知，這兩部明刻本應當出自同一元刻祖本。成化本和嘉靖本在清代都很稀見，讀者多憑傳寫，以至清乾隆四

十九年陝西巡撫畢沅再次校刊時，也只能依據輾轉出自成化本的一部抄本。與畢沅刊刻此書約略同時，清廷亦將其校勘寫入四庫全書。畢沅刻本隨後匯入所纂輯經訓堂叢書，亦稱經訓堂本（或以畢氏齋號稱爲靈岩山館刻本），世間傳佈較廣，清人始獲通行讀本。此本復有清末王先謙重刻本和民國二十年長安縣志局鉛字排印本，流行更爲普遍。

以上各本都有很多文字訛誤，需要勘正，因不揣謏陋，試予點校。點校過程中，成化、嘉靖兩本文字異同的覈對，以及全部書稿的謄清校對、長安志圖各幅圖面上文字的校勘，由郎潔負責；我本人則負責其他標點和校勘事宜。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榮新江教授，惠予明成化本的複印本，爲點校此書提供了重要幫助；日本中央大學妹尾達彥教授，在多年前惠予靜嘉堂文庫藏朱彝尊潛採堂抄本的複印本，亦多有助益。在此謹致以誠摯謝意。

辛德勇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凡例

一、此次點校以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畢沅刻本爲底本，該本長安志圖脫佚卷首李好文序和卷下渠堰因革首頁，用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底本補入。

二、全書通校黃虞稷舊藏明成化邵陽書堂刻本和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校明嘉靖李經刻本，個別地方覈對了黃永年先生所藏畢沅刻本的初印本和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朱彝尊潛採堂抄本（此本傳抄自成化本）。

三、根據具體問題，適當參校其他相關史籍。其中元人駱天驥的類編長安志，大部份內容係依據宋敏求長安志改編，保存很多長安志舊本的原貌，故利用較多（使用今中華書局出版的黃永年先生點校本）。

四、底本回避清廷忌諱所用代字，以及避忌孔子名所造「邱」字，一律回

改爲本字，不出校記。

五、一些與現在通行寫法不同的習見語辭，徑改爲今通行字形，不另出校記。如「大學」、「太后」、「大社」、「太極殿」分別改爲「太學」、「太后」、「太社」、「太極殿」，「圓丘」改爲「圜丘」，「地里志」改爲「地理志」（原書作「里」字者除外），「應邵」改爲「應劭」，「樓閣」之「閣」改爲「閣」，「締袷」改爲「締袷」，作「毀」義之「圯」字改爲「圯」，「隋從」之「隋」改爲「隨」，等等。

新校正長安志序

秋帆先生撫陝，陝故長安也，搜得宋敏求長安志二十卷校正刻之，附以圖三卷，問序於予。予向求此書未獲，今始一讀焉。既卒業，作而嘆曰：美哉，先生才之大而思之深，超出乎流俗絕遠也。周禮天官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土地之圖，以周知人出百物；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然則欲知輿地，必藉圖志，周公已言之章明矣。蕭何入秦，先收圖書，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民所疾苦。蓋儒者不出戶庭，而能周知方域，此讀書之所以可貴也。以此莅政，則能先時豫籌，因地制宜，恢恢乎遊刃有餘焉。可見圖志之裨益於政事，似緩而實急，夫豈俗吏所知

哉。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餘，然皆南方之書，北方惟有此志與于欽齊乘耳，而後長安漢唐都邑所在，事跡尤夥，紀載尤宜加詳。宋氏此編，綱條明析^{〔一〕}，瞻而不穢，可云具體。厥後程大昌雍錄，好發新論，穿鑿支離，不及宋氏遠矣。先生既刻此，又於其間糾正踳駁，疏釋蒙滯，附於逐條之下焉。夫以軍民政務之填委，微檄簿牘之旁午，他人竭蹶應之，日不暇給，先生乃能以力表揚墜典，斯其才之大，誠有過人者。若其靜察乎攷古之足以證今，披圖案牒，以興華利弊，其補助化理最切，則尤先生用意之深也。先生本名儒，爲文學侍從臣，出掌封圻，治績茂異，固宜卓識之度越流俗絕遠。輿圖^{〔二〕}每卷署河濱漁者，實出元李好文撰。古人地志，必與圖俱。司會、司書等職所謂版圖、地圖者，此物此志也。先生匯訂以傳，亦猶土訓、誦訓之道地圖、道方志云爾。

乾隆五十有二年歲次丁未季秋之月嘉定王鳴盛西莊氏再拜謹撰，時年六十有六。

校勘記

〔一〕明析 原作「明折」，徑改。

〔二〕輿圖 原作「與圖」，徑改。

長安志序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崇文院檢討同知丞事趙彥若撰

雍之爲都，涉三代，歷漢唐之全盛。世統屢更，累起相襲，神靈所儲，事變叢聚^{〔一〕}。宜其較然有明冊大典，暴天下耳目，而圖牒殘脫，宿老無傳，求諸故志，唯韋氏所記，爲一時見書，遺文古事，悉散入他說，班班梗概，不可復完。非好學深思，博物善作，孰能盡收其軼而追成之？長安志者，今史官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公所定著也。公以文章世家，爲朝廷名臣，器業^{〔二〕}之餘，紀述自命。蓋考論都邑，網羅舊聞，詞人所銳精，而載筆之尤務也。近代建國，率繇西遷，崤函之區，陶冶渭洛^{〔三〕}，實上游要會最重之地，而侈毀零落，寢就堙沒，將無以自振。校之本末，先後二京已錄，固不得獨闕於此。前在河南，旁接三輔，嘗有意於搜采矣，然猶未遑暇。又踰二紀，乃創屬體緒，續次其言，窮傳記諸子鈔類之語，絕編

斷簡，靡不總萃隱括而究極之，上下浹通，爲二十卷，用備舊都古今之制，俾其風壤^{〔四〕}光塵，有以奮於永久。故夫府縣有政，官尹有職，河渠關塞有利病，皆干於治而施於用。取諸地記，集而讀之，而後見其法，叙列往躅，遠者謹嚴而簡，近者周密而詳，各有所因。布規模^{〔五〕}猶親處其世，畫里陌同經行之熟，而後見其功，自本而推始終大略，其所昭發又不特如是而已。竊嘗望丹鳳門故趾，勢侔礪石，疑非人力所爲，自想當時，真偉觀也。及驗未央、建章、殿堂^{〔六〕}宮闕之峻^{〔七〕}，則其繁夥宏廓，氣象飛動，過大明遠甚，以漢室之隆，兼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亦可信也。復上觀於周，惟有鎬京靈臺、辟雍、明堂，豐宮詩所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又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昔之與衆同樂，遂物之性，所以致之之效，乃能至於此乎？察其故，專尚簡易儉約，曾不言形勝強富。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於不足，漢唐之迹，更爲可羞。烏乎盛夫，若然，得以貢於明朝，監千載餘蔽，修豐鎬故事，以澤吾人，豈曰小補哉！熙寧九年二月五日謹序。

校勘記·

- 〔一〕叢聚 原作「叢巨」，據四庫本改。
- 〔二〕器業 原作「兢業」，據四庫本改。
- 〔三〕渭洛 原作「浚洛」，據四庫本改。
- 〔四〕風壤 原作「風灑」，據四庫本改。
- 〔五〕布規模 原作「革規模」，據四庫本改。
- 〔六〕殿堂 原作「殿當」，據四庫本改。
- 〔七〕宮闕之峻 原作「宮闕之俊」，據四庫本改。

長安志圖序

關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稱天地奧區神阜，周及漢唐都之子孫皆數百歲，雖其積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廓，分郊畫畿，製作詳密，城郭宮室之巨麗，市井風俗之阜繁，山川靈迹之雄偉奇譎，史冊所書，稗官所記，文人碩士之揄揚頌嘆，習而誦之，如談蓬壺閬苑，鈞天帝居，使人且可得聞，目不可得而覩也。圖見示，當時弗能盡曉，茫然。及來陝右，由潼關而西至長安，所過山川城邑，或過古跡，必加詢訪。嘗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故漢城，臨渭水而歸，數十里中，舉目蕭然，瓦礫蔽野，荒基壞堞，莫可得究。稽諸地志，徒見其名，終亦不敢質其所處。因求昔所見之圖，久乃得之。於是取志所載宮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識，瞭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圖舊有碑刻，亦嘗錄附長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圖待

制呂公大防爲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是前志圖固有之。其時距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徵也。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因與同志較其訛駁，更爲補訂，釐爲七圖。又以漢之三輔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古跡，不止乎是；涇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遺者，悉附入之。總爲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爲志設也。嗚呼，廢興無常，盛衰有數，天理人事之所關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溝洫之利，疏溉之饒，生民之衣食繫焉。觀是圖者，凡夫有志之士，游意當世，將適古今天之宜，流生民之澤，不無有助，豈特山林逃虛，悠然遐想，升高而賦者以資見聞而已哉！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順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東明李好文序。